

双头鹰经典

大师和玛格丽特

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

[苏] 布尔加科夫 著 徐昌翰 译
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

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





双头鹰
经典

大师和玛格丽特

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

〔苏〕布尔加科夫 著

徐昌翰 译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师和玛格丽特/(苏)布尔加科夫著;徐昌翰译.—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7.2(2017.6重印)

(双头鹰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39-4679-1

I. ①大… II. ①布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0567号

策划统筹:曹元勇

责任编辑:曹元勇

特约编辑:徐敏力

封面设计:周伟伟

责任印制:吴春娟

大师和玛格丽特

[苏]布尔加科夫 著

徐昌翰 译

出版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:310006

网址:www.zjwycbs.cn

经销: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343千字

印张:16

插页:4

版次: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39-4679-1

定价:56.00元(精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“……那么，你究竟是谁？”

“我是那永生作恶、永世为善之力的一部分。”

——歌德《浮士德》

目 录

第一部

- 第一章 千万别跟生人搭话 / 003
- 第二章 本丢·彼拉多 / 019
- 第三章 第七条证据 / 047
- 第四章 追踪 / 054
- 第五章 事情发生在格里鲍耶陀夫 / 063
- 第六章 果然是精神分裂症 / 078
- 第七章 凶宅 / 089
- 第八章 教授同诗人的决斗 / 103
- 第九章 科罗维耶夫的恶作剧 / 114
- 第十章 消息来自雅尔塔 / 125
- 第十一章 伊万一分为二 / 140
- 第十二章 魔法表演和当众揭底 / 145
- 第十三章 主角登场 / 163
- 第十四章 雄鸡啊,光荣! / 186
- 第十五章 鲍索伊的梦 / 196
- 第十六章 死刑 / 212

- 第十七章 动乱的一天 / 226
第十八章 不走运的来访者 / 241

第二部

-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/ 269
第二十章 阿扎泽洛的油膏 / 285
第二十一章 飞翔 / 292
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/ 308
第二十三章 撒旦大舞会 / 325
第二十四章 对大师的召唤 / 342
第二十五章 总督千方百计拯救加略人犹大 / 370
第二十六章 葬尸 / 383
第二十七章 五十号公寓的覆灭 / 407
第二十八章 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奇遇 / 425
第二十九章 大师和玛格丽特命已注定 / 441
第三十章 该动身了! / 448
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/ 463
第三十二章 宽恕,还有永恒的家园 / 467
尾声 / 475

译后记 /

- 布尔加科夫与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 / 489

第一部

第一章 千万别跟生人搭话

燠热的春日，夕阳西下，长老湖畔来了两位公民。头里那位四十上下，一身银灰色夏装，矮矮的个头，黑色的头发，顶门已秃，长得富富态态，手拿一顶帽顶打褶、相当体面的宽檐帽，刮得光光的脸上点缀着一副特大号角质黑框眼镜。身后跟着个小伙子，肩宽背阔，赤发蓬松，后脑勺上歪戴着一顶格呢便帽，上身花格翻领衬衫，下身皱皱巴巴的白裤子，脚穿黑便鞋。

头里这位赫赫有名，叫做米哈伊尔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别尔利奥兹，是一家颇有分量的文学杂志主编，莫斯科某文学协会（简称“莫文协”）主席。同行的年轻人是诗人伊万·尼古拉耶维奇·波内廖夫，笔名流浪汉^①。

两位作家同志走进绿荫乍起的椴树林，径直奔向油漆得花花绿绿的小卖亭，亭子上悬着一块招牌：“啤酒、矿泉水”。

^① 革命后的苏联文学界，有一种流行趋势，就是以形容词为笔名。比如高尔基（苦涩的）、别德内（贫穷的）等等。“流浪汉”直译起来是“没有家的”。这是一种追逐时尚的做法。本书脚注皆为译注。

说到这里，且容我先把当晚第一桩咄咄怪事作上一笔交代：这是一个毛骨悚然的五月的傍晚，商亭左近以及平行于小铠甲街的整条林荫路到处阒无一人。夕阳正穿过干燥的雾氛，朝花园环城路冉冉西沉，烈日把莫斯科烤得滚烫，热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怪的是椴树荫下却不见游客，路边长椅无人问津，整个林荫路空空荡荡。

“来瓶矿泉水。”别尔利奥兹说。

“矿泉水没货。”卖亭里的女人说不上为什么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啤酒有吗？”流浪汉哑着嗓子问。

“啤酒晚上才能来。”女人回答。

“那有什么？”别尔利奥兹问。

“杏汁汽水，只有温吞的。”女人说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温吞就温吞吧……”

杏汁汽水上泛着厚厚一层黄沫，飘出一股剃头铺子的怪味。两位文学家一顿豪饮，接着马上打起嗝来。他俩付过茶钱，坐到一张临湖背街的长椅上。

这时又出了第二桩怪事，不过仅同别尔利奥兹有关：一时间他的嗝突然止住了，心脏却咚地猛跳了一下，好似朝什么地方直坠下去，待到回归原位时，疼得就像扎进了一根秃针。更有甚者，这位别尔利奥兹蓦然间被一股莫名而强烈的恐怖感攫住了：他恨不得拔腿就跑，立刻从这长老湖畔逃之夭夭。

别尔利奥兹心情抑郁地朝身后看了一眼：恐怖感从何而来呢？实在莫名其妙。他脸色惨白，掏出手帕擦擦脑门，心想：“这是怎么啦？从来没有过的事呀！心脏出毛病了？……疲劳过度？……兴

许,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先撂在一边,到基斯洛沃茨克^①去歇上两天……”

正在这节骨眼上,一团热气飘到他眼前凝聚起来,形成一位怪模怪样的透明的公民:小脑袋上扣着一顶马车夫戴的小巧玲珑的硬檐大盖帽,穿着一件也是轻飘飘的花格上衣……个子足足两米出头,但人却瘦得出奇,是个溜肩膀。列位注意,这家伙脸上完全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
别尔利奥兹一辈子不信邪,哪见过这等活见鬼的怪事。他脸色更白了,眼珠子瞪得差点没掉出来,心里直犯嘀咕:“这绝不可能……”

惜乎事实就在眼前,不容不信!这位透明透亮、又高又瘦的公民正悬在半空中左摇右晃。

这一来别尔利奥兹吓得非同小可,连眼睛都闭不上了。待到再一睁眼,一切早已杳然:幻影消失了,穿花格上装的不见了,扎进心里的秃针也同时被人拔掉了。

“呸,真见鬼!”主编喊了一声,“伊万,你看我,方才差点没热昏过去!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……”他想挤出一丝笑容,可眼神里却余悸未消,两只手还在哆哆嗦嗦。但他总算一点点镇静下来,取出手帕扇了两下,摆出精神头十足的架势说了一句:“来吧,咱们接着谈……”于是,被杏汁汽水打断的话头又接了下去。

事后方知,这番话谈的是耶稣基督。原来这位主编约了诗人给下期杂志写一部反宗教长诗。时过不久,伊万便应约交稿,遗憾的是主编竟一点儿也不满意。尽管流浪汉不惜浓墨重彩,把长诗主人

^① 苏联南部的温泉疗养胜地。

公耶稣涂抹得一团漆黑,但依着主编的意思,整部长诗还得重写。这会儿主编正在给诗人大讲耶稣,颇有给学生上课的味道,目的,就是要指出诗人的基本错误。

伊万不成功的原因何在?是才尽智穷、力不胜任,还是对问题一无所知?这就很难说了。不过若要说他笔下的这个耶稣,可也真算得活灵活现,只不过浑身毛病罢了。

别尔利奥兹呢,却打算向诗人证明,问题并不在于耶稣有没有赞美,而是世上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号人,种种有关耶稣的传说,纯属子虚乌有,都是最不值钱的瞎话。

列位须知,主编本是一位饱学鸿儒,言谈中他巧妙地指出,许多古代历史学家,如名满天下的亚历山大城的斐洛^①,学富五车的约瑟夫·弗拉维^②,都不曾有一个字提及耶稣的存在。好个别尔利奥兹,果然不愧是纵览经史、学识渊博,话里话外又告诉诗人,在塔西佗^③著名的《编年史》十五卷四十四章虽有一处提到耶稣之死,其实那纯粹是后人的伪托。

主编这番谈话,诗人听来处处新鲜。他洗耳恭聆别尔利奥兹的教诲,一双充满活力的碧眼目不转睛盯着主编,只是不时打两个嗝儿,惹得在心里不由得直骂杏汁汽水可恶。

“所有东方宗教,”别尔利奥兹说,“几乎都出过一个什么童贞女诞育的神。基督教也没有做什么新鲜事,它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地炮制了自己的耶稣而已。其实,历史上哪有过耶稣这个人呐,需要着

① 亚历山大城的斐洛(前25?—50年?),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。

② 弗拉维(37—100),著有《犹太战争》、《犹太古代史》、《生命》等。

③ 塔西佗(55?—117),古罗马历史学家。

重说明的应该是这一点……”

别尔利奥兹那尖声尖气的高嗓门响彻了空荡荡的林荫路。只有他这样一个博古通今之人,才敢于涉足如此深奥的学问而不至于碰得头破血流。诗人呢,也得以与闻多多趣闻逸事,增长不少有益的知识。比如,埃及的欧西利斯是天地之子,是一位德行崇高的神祇;腓尼基有个神祇叫法穆兹,还有个神祇叫巴杜克;墨西哥的阿兹德克人过去特别崇拜一个鲜为人知的可怕神祇维茨里-普茨里,等等。正在别尔利奥兹对诗人讲到阿兹德克人用泥团捏制维茨里-普茨里的当儿,林荫路上出现了第一个人。

后来不少单位出过证言来描绘此人的外貌。不过,说实在的,那放的都是马后炮。然而,若将这些证言的内容加以对照,真叫个使人无所适从。比如,第一份材料说此人身材矮小,镶金牙,跛右足;第二份却说他身材魁梧,戴白金牙套,跛左足;第三份只是一笔带过,说此人并无特征。应该承认,这些证言全都漏洞百出。

事实上这位公民哪条腿也不瘸,身材既不矮小,也不魁梧,只不过个头稍高而已。至于牙,左侧镶的是白金牙套,右侧是金牙。穿着一身价格昂贵的灰常服,脚上是一双与衣服同色的进口皮鞋。灰色贝雷帽潇洒地歪戴在脑袋上,腋下夹着一根文明棍,黑色镶头雕成了狮子狗脑袋形状。此人看上去四十出头,嘴角微歪,胡子刮得挺干净,黑发,右眼珠乌黑,左眼珠不知为什么却是绿的。眉如漆描,一高一低。一句话,是个外国佬。

他从主编和诗人并坐的长椅前走过,瞟了一眼,收住脚步,一屁股坐到旁边那张长椅上,距两位朋友只有几步。

“是德国人。”别尔利奥兹暗忖。

“是英国佬……”流浪汉脑子里寻思，“嚯，还戴着一副手套，也不嫌热！”

外国佬举目朝那环湖列成方阵的一幢幢高楼眺望，看来此地显然他是第一次光临，故而兴味盎然。

他的目光滞留在大厦的顶端几层，上面的玻璃窗映着即将同别尔利奥兹永别的太阳，闪烁着万点碎金，发出耀眼的光辉。接着，又把目光向下移动，但见苍茫暮色之中，一扇扇玻璃窗已变得昏暗无光。他说不上为啥傲慢地冷笑一声，眯起眼睛，双手扶定文明棍的圆柄，下巴颏压到手背上。

“伊万，”别尔利奥兹说，“你有些地方，比如上帝之子耶稣诞生那段，写得相当精彩，讽刺也很深刻。不过关键在于耶稣降生之前早已出现过不少别的神子，像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阿多尼斯，弗里吉亚人^①信奉的阿提斯，波斯人信奉的密特拉都是。简而言之，他们谁也谈不上降生不降生的，谁也没有真正存在过。其中包括耶稣。所以，你千万别去写什么耶稣诞生的场面，或者，比方说，写什么智者报信^②的场面，而是要把报信之说的种种荒诞不经写出来。否则照你那么一写，就像真有那么一回子事儿似的！……”听到这儿，流浪汉忙屏住呼吸，强忍着把一股难受的逆呃压了下去，结果打出的嗝更不是味儿，声音也益发响亮。这当儿别尔利奥兹也收住话头，因为外国佬竟突然起身，朝两位作家走来。他俩瞅着来人，满面愕然。

① 古代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游牧民族。

② 据《旧约》马太福音第一章：耶稣降世时，有许多博士到犹太的伯利恒地方去寻找新生儿的犹太王。智者报信即指此而言。

“请原谅，”外国佬来到面前，话虽带点洋腔，说得倒还清楚，“我同二位素昧平生，不揣冒昧……不过，二位这一番宏论实在太精辟，太有意思了，故而……”

他客客气气除下贝雷帽，这一手搞得两位朋友毫无办法，只好起身答礼。

“八成是法国人。”别尔利奥兹想。

“准是波兰人……”流浪汉寻思。

笔者还得交代两句：打从外国佬一开口，诗人对他的印象就十分糟糕，不过别尔利奥兹倒似乎挺喜欢这个人。其实也算不上喜欢，而是，怎么说呢……就算感兴趣吧。

“我可以坐一坐吗？”外国佬彬彬有礼地问。两位朋友身不由己地往边上一闪，外国佬就势一转身坐到他俩之间，立刻加入了谈话。“如果鄙人不曾听错，二位方才好像说，世上没有耶稣？”他用左边的碧眼盯住别尔利奥兹问。

“是的，您没听错，”别尔利奥兹也恭而敬之地回答，“我正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啊！太有意思了！”外国佬叫了起来。

“这家伙搞什么鬼名堂？”别尔利奥兹皱起眉头心中暗想。

“阁下也同意贵友的这番高见吗？”陌生人又往右一转，朝流浪汉问。

“完全的百分百！”诗人说话总爱别出心裁。

“妙哉！”不速之客叫了一声，但说不上为什么又鬼鬼祟祟朝身后张了一眼，把本来就不算高的嗓门压得更低了，“请原谅鄙人这样喋喋不休，不过，抛开别的先不论，以我的理解，二位竟不信上帝

吗？”他眼里流露出又惊又惧的神情，接着加上一句：“我发誓，一定守口如瓶！”

“是的，我们不信上帝。”别尔利奥兹见这位外国游客如此胆小怕事，微微一笑，“不过，这事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谈嘛。”

外国佬朝椅背上一靠，好奇得甚至发出一声轻轻尖叫。

“你们都不信神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是无神论者。”别尔利奥兹笑咪咪地回答。流浪汉却火冒三丈，心想：“缠住不放了，这洋鬼子！”

“啊，太好了！”让人纳闷的外国佬大叫一声，转动脑袋，一会儿朝这位文学家瞧瞧，一会儿朝那位文学家看看。

“在我们国家，不信神绝不会有人感到奇怪，”别尔利奥兹彬彬有礼地说，颇有外交家的风度，“我国大多数人出于自觉，早就不相信上帝的种种神话了。”

谁知这时外国佬竟站起来同惊愕不已的主编握握手，冒出这么一句：

“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衷心感谢！”

“您干吗谢他？”流浪汉眨巴着眼睛问。

“为的是这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啊。对于我这样一个旅行者来说，这条消息实在太有意思了。”洋怪物意味深长地竖起一根手指说。

看来，这条重要新闻给外国佬留下的印象的确十分深刻，只见他又惊又惧地抬起头来，把幢幢楼宇一一看过，仿佛生怕每个窗口都会冒出个什么不信神的人物来似的。

“不，他不是英国人。”别尔利奥兹心想。流浪汉却琢磨：“这家

伙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地道？哪儿学的？真有意思！”接着，又蹙起眉头。

“不过，鄙人倒要请教，”外国佬经过一番忧心忡忡的思索，又开口了，“对于那些上帝存在说的论据又作何解释呢？众所周知，这样的论据足有五条之多呢！”

“咳，”别尔利奥兹不无遗憾地回答，“哪一条论据也是一文不值！人类早就把它们统统塞进历史博物馆啦。您总该承认，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，任何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，都是难以成立的啊！”

“妙哉！”外国佬又叫道，“妙哉！在这个问题上，您同康德那不知安分的老儿说法倒是如出一辙。不过怪就怪在虽说这五条论据已被他彻底推翻，可后来他却像自嘲似的反倒又搞出来个第六条。”

“康德的论据，”满腹经纶的主编委婉地一笑，“同样不足为训。难怪席勒说，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只能使奴才感到满意。施特劳斯^①对第六条可是公然嗤之以鼻的。”

别尔利奥兹一边说话一边心里嘀咕：“这到底是个什么人，俄语怎么这么棒？”

“真该把康德抓起来。单冲他这套谬论，就该打发他到索洛夫基^②去蹲上三年！”伊万冷不防脱口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伊万。”别尔利奥兹搞得很窘，轻喊了一声。

不过，把康德送往索洛夫基的建议非但没使外国佬惊讶，反倒

① 施特劳斯(1808—1874)，德国哲学家。

② 索洛夫基是俄国人对索洛韦茨基群岛口语化的说法。群岛位于苏联北方白海海湾，为流放犯人的传统所在。